



Guam / Guåhan .. 如何換一個角度 來看這太平洋的天堂之島

Guam / Guåhan .. 視点を變えて見る太平洋の天国の島
Guam / Guåhan: How to View this Paradise Island from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文·圖——謝博剛（台灣大學人類學系博士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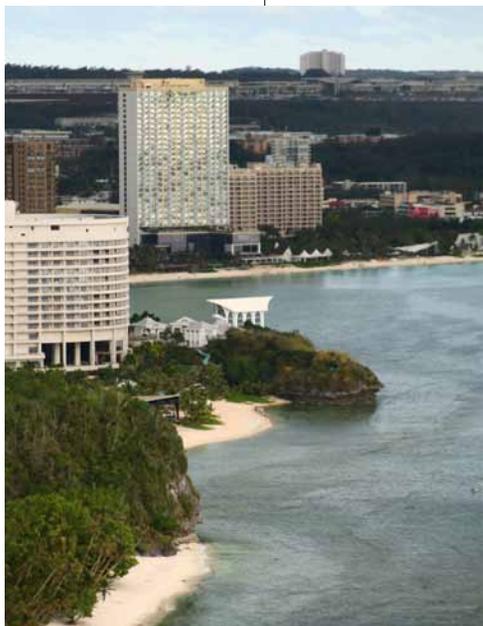
夕陽西下杜夢灣，華燈遍布著濱海四線道，倒映在平靜無波的潟湖水面上，營造出空前繁榮的海市蜃樓。大黃蜂雪佛蘭跑車掠過時尚夜店，操著日韓口音的旅人進出書寫日韓文的商店。這裡是關島，西太平洋最具魅力的觀光勝地之一：你可以在此找到各種水上活動與熱帶魚、海豚共游；你可以選擇自幾萬呎的青天白雲被教練帶著一躍而下；全島免稅，out-let、國際精品店「遍地都是」——不，是集中在杜夢灣的這幾百公尺內。或許不用走進關島人民生活的後台，光上述文字就足以給予你數日的難忘之旅。

這是你所看到的Guam，一個被消費主義堆積出的天堂之島。租車環島的遊客可能看得到另一種風景：離開首府往南，你一定能看到美軍所屬的阿普拉港；或者向北開往絕美的瑞迪迪恩角去看貝殼砂，右手邊連綿不絕的刺絲網與不時有架著機槍的吉普車出沒的神秘地帶，那裡是有美國空軍最精銳武器的安德森空軍基地。

2016年於關島舉行的太平洋藝術節，號稱是全大洋洲人民的藝術嘉年華會，各島嶼、族群皆派出代表參與為期十餘天的盛會，本屆閉幕式中卻有一個表演所呈現的是太平洋地區的自由化與去殖民化。今天我們不看景點，從政治出發，來看看關島究竟如何成為美國隊長的最前線？而其文化又是如何受到複雜的殖民歷史與國際政治影響？

Guåhan——查莫洛人的世界中心

Guåhan是查莫洛人對這座島嶼的稱呼，他們是居住於關島、塞班島、天寧島等被西方人列為馬里亞納群島的原住民族。這裡是密克羅尼西亞面積最大（544平方公里，約兩個台北市大）的火山島，中軸線成東北—西南走向，地勢上則是南高北低，最高峰是南



高度資本主義下的飛地。杜夢灣的觀光產業發展是關島人的經濟命脈，絕大多數的關島人與觀光產業及美軍軍需產業有關。



西班牙人所帶來的遺產之一，就是虔誠的天主教信仰。

部海拔400公尺的閃電山；北部則遍布珊瑚礁地形；西北部瀉湖海灣是人口稠密區，首府 Hagåtña 與鄰近的 Tamuning 是商業繁忙地帶；南方村落人口密度則較低，也被認為較「傳統」。

由查莫洛史觀來看，人類乃源出於關島而充塞於宇宙間的某種氣質，自關島誕生後四散到世界各地，甚至丟失了他們的母語。自大航海時代以來，他們接觸了西班牙、荷蘭與英國人，後者的語言在查莫洛人耳裡卻是一種驚腳的、劣質的查莫洛語，會汙染了查莫洛語的神聖性與純潔性（Charles Beardsley, 1964）。這段口述史相當有意思，解釋了本民族的起源，也將其置入大航海時代的敘事結構，既證明了原住民性（indigeneity）的古老，也解釋了與他者間的

2015年關島計17萬人口，查莫洛人占37.3%，菲律賓裔為26.3%，美國人有16.5%，鄰近的南島移民則在10%上下，至於新進的日、韓、中裔移民也有5.3%之多。由其族群比例結構來看，除鄰近太平洋島民外，外來移民人口便幾達半數，這樣的人口組成著實值得玩味。



關係。2015年關島計17萬人口，查莫洛人占37.3%，菲律賓裔為26.3%，美國人有16.5%，鄰近的南島移民則在10%上下，至於新進的日、韓、中裔移民也有5.3%之多。由其族群比例結構來看，除鄰近太平洋島民外，外來移民人口便幾達半數，這樣的人口組成著實值得玩味。

殖民接觸與帝國瓦解前的最後光輝

依西方線型史觀來看，關島史通常被切割為：殖民接觸以前、西班牙殖民、美西戰爭後美國佔領期、太平洋戰爭日據時期、戰後美國特別領屬時期。17世紀前被認為是關島查莫洛文化的古典時期，距今4000年前來到關島、具有高度航海技巧並穿梭於各島嶼間的南島民族，發展出查莫洛語言文化。傳



在政治上關島人僅於美國眾議院擁有一席無表決權的代表，查莫洛文化與語言面臨斷裂與同化的危機，經濟上又有高失業率的威脅，各種相對剝奪感終於引發抗議，查莫洛社會運動組織開始了「獨立」與「去殖民」等訴求，並在文化上重新強調查莫洛文化的傳統與復振。



統上透過母系氏族的繼嗣結構組成了階序化（hierarchy）的社會，社會階層可被區分為貴族與平民，其中最高階頭目（chamori）名義上是所有土地的世襲所有者，上層貴族（matua）則是這些土地的實際控制者，平民（manachang）則得在禁忌與規範下為貴族工



融合了美式與查莫洛口味的燒烤，由此就能看到當代查莫洛文化的混血性格。

作，彼此間更不能通婚（Paul B. Souder，1986）。各部落由居住於當地的頭目家族管理，土地耕作、採集或漁撈權等都由其分配。由此政治權力的焦點在Hagåtña，並沿「海岸→山區」的空間向外散射，海岸地帶是人所居的地方，有較大的部落規模；山區內陸地帶則充滿著各種神話傳說與禁忌，也相對地廣人稀。

雖然航海家麥哲倫於1521年便登陸，但直至18世紀西班牙人才建立穩固的統治，並實施其恩給委託保護（Encomiendas）制度：他們承認了土地主人的所有權，卻由西班牙王室將分配管理權授予其所合意的對象，透過特權壟斷打擊不服從者，並進而推展天主教教化與軍事統治。隨著進一步的戰事，關島土地逐漸集中於少數與西班牙人關係良好甚至彼此通婚的貴族菁英，人口也因為疾病與屠殺而大量銳減。總結西班牙人200多年的統治，關島成為其大帆船貿易（Galleon Trade，16-19世紀由西班牙人壟斷的菲律賓—墨西哥貿易航線）的補給地點，也成為天主教化程度相當高的地方，查莫洛人改換西班牙服飾、大量使用西班牙詞彙，並依循天主教時序進行其生命儀禮，甚至在經濟生活上也開始稻米栽植。不過就其社會核心的傳統查莫洛文化，無論是母系繼承原則或泛靈信仰卻都包裝於天主教外衣之下延續下來。

1898年美西戰爭是另一個轉捩點，美國戰勝西班牙無敵艦隊佔領了古巴、菲律賓，並依和約西班牙人需退出太平洋島嶼。美國政府雖臨弱水三千卻僅取一瓢飲，只要馬里亞納

群島最大的關島以「未合併領土」(unincorporated territories)的名義做為戰略地點，從此與其他查莫洛人有了政治上的邊界。不過美國對其影響，還不僅在於政治層面，繼承了西班牙王室約全島四分之一的土地，同時也實施新的稅賦制度，迫使大地主將土地拋售給政府或切分給農民使用，無力負擔卻持有土地的小農，最終也只能放棄土地成為薪資工人 (Paul B. Souder, 1986)；另一個更深遠的影響是對社會結構原則的衝擊，美國法律繼承原則採父系制，不同於查莫洛人母系傳統而造成土地繼承上的混亂 (Charles Beardsley, 1964; Paul B. Souder, 1986)。

1941年，日軍由其屬地塞班島南下佔領了關島，查莫洛人在往後31個月間飽受身心摧殘，1944年美軍的登陸因而被賦予「解放」的光環。1950年成立的關島政府（美式的行政、司法與立法三權分立政府，並賦予關島人美國公民權），接著面臨的是戰爭破壞的復原工作以及世界性的冷戰格局——基地化從此成為關島無法擺脫的命運。

要不要繼續做美國隊長的天堂島

表面上是一個無關輕重的註腳，但卻是美國核心力量的具體展現，這裡也是唯一一個美軍能為所欲為卻不需擔心會被轟出去的地方 (David Vine, 2015)。上述文字說明了關島的當代處境：這裡擁有了西太平洋最富裕的物質生活，但卻是奠基於美軍與衍生的觀光事業。美軍基地目前仍佔有關島將近四分之一的土地，隨駐日韓基地的關閉壓力，2010年又開始擴建美軍基地的計畫，企圖使之成為西太平洋的打擊中心，如此擴編，似乎沒有將關島當地人的安全與主權問題納入



關島位於西太平洋的戰略要點，始終是兵家必爭之地。

考量。在政治上關島人僅於美國眾議院擁有一席無表決權的代表，查莫洛文化與語言面臨斷裂與同化的危機，經濟上又有高失業率的威脅，各種相對剝奪感終於引發抗議，查莫洛社會運動組織開始了「獨立」與「去殖民」等訴求，並在文化上重新強調查莫洛文化的傳統與復振。如何在「政治／文化層面爭取獨立自主」與「經濟層面絕對的仰賴美國」兩個命題上維持平衡？同時當整個太平洋區域都為了去殖民化而努力時，「美國重返亞太」與「中國突破藍海」的矛盾衝突，又如何牽動區域政治與解殖運動的方向？關島查莫洛人的案例，都值得同為太平洋國家與南島民族的台灣原住民族思考。◆



謝博剛

台北市人，1983年生。台灣大學人類學系博士生，台東縣布農青年永續發展協會常務理事。研究旨趣為後殖民研究與原住民族權力（利）論述、儀式節慶的社會與象徵分析，範圍則包括台灣與太平洋區域。